

乡村图景

■刘明礼

深秋时节的天，昼夜温差最大，朝露凝结成霜。寒霜冷露，送走了秋天，也催促着冬的脚步迈进。

霜落地，秋亦残。你看，田地里的庄稼，已收获殆尽，路边的扁豆蔓都焉了，叶被霜打成了黑色；大地露出苍黄的本色，显得略微有些凄凉；芦花摇曳，落叶缤纷，树上的叶，有的变红，有的枯黄，风轻轻一吹便飘落一地；太阳越走越远，只剩下少有的温柔……

天儿一天天愈冷了，空气中漾起了阵阵寒意。屋檐下的燕子已不见了踪影，雀儿们也不像往日般欢愉。只有村子里的道道炊烟，还是那样执着地升起，袅袅的、直直的，映衬着苍茫的长空。忽而，一阵轻风吹过，烟柱被风儿折弯，像是给农家小院梳起一条长长的辫子。不一会儿，炊烟又不急不缓地散开，漫上房顶，挂在树梢，细数

起农家悠闲的日子。

收完秋、种上麦，接下来是庄稼人最闲适、最惬意的一段时光。种田人的心中总是牵挂着土地，纵没有活计，也会常到田间走走。对他们来说，土地和庄稼是最大的慰藉。田野间，不时有背着手的老农，踩着垄背，绅士般慢条斯理在麦田里走着，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，检阅阵列整齐的麦苗。

菜地里的白菜已裹起了心，用手摁摁，瓷实得顶手，肥硕碧绿的叶子青翠欲滴。一畦畦大萝卜，用雪白的手臂撑着它的绿伞。微微一笑，写在老农脸上，更写在他们心里。

从田野向村子望去，微微雾霭中，村庄像海市蜃楼中现出的美丽小岛，静谧而安详。白杨、垂柳、枣树、榆树、槐树，错落落落，把村庄围得严严实实。只是，它们难以抵挡季节的更替，

生活手记

马上就落光了叶子。枝头飘零的少许黄叶，不知道是对秋天的留恋，还是挣扎着在与寒风对垒。

牧羊人从村子里走出来，挥动鞭子，吆喝着羊群。路边的枯草随风摇摆，茂密之处没过了羊群。若不是有村子和麦田的衬托，仿佛置身于茫茫草原。

趁着农闲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，村里留守的多是一些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天气晴好，他们便到街上，坐在南墙根下，晒着太阳聊些家长里短。身后的院子里，摆满了黄澄澄的玉米，树上挂着一串串红红的辣椒。鸡在院子里觅食，狗伸着懒腰打盹，猫儿调皮地蹿来蹿去。

谁家门口挂起了大红的灯笼，贴上了喜联和红双喜字，一队婚车驶进了村里。新娘的一身红衣，把农家的日子渲染得愈加红火……

人生感悟

林间秋意浓

■马晓



周末驱车来到郊外的小树林，浓浓的秋意扑面而来。不经意间，秋天早已为小树林换上了新装。

才几周的光景，不论是银杏、梧桐还是胡杨，叶子都已染上了秋天特有的灿烂的金黄。红枫叶是秋的偏爱，那一树一树的火红，浓烈炙热，远远望去宛如燃烧的火焰，染红了林边天际，也映红了天边的朝阳。走近仔细端详，形态各异的枫叶，有的像小鸭子的脚丫，有的像凤尾鱼的大尾巴，还有的像厚厚的大手掌。捡起几片凑近闻了闻，还带有一股淡淡的泥土芳香。置身在这色彩斑斓的小树林中，就像是置身于宫崎骏的童话世界，身心愉悦且舒畅。

远处的孩子们在林中追逐玩耍。他们拥起一捧捧落叶相互抛撒、嬉笑打闹，悦耳的笑声此起彼伏，让人好生羡慕。一阵秋风掠过，枝头的叶片纷纷飘落，漫天飞舞，像一片片彩色的羽毛，也像是一只只绚烂的蝴蝶。我踩在层层落叶上缓缓前行，听着枯叶碎裂时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不禁感叹叶落归根的浪漫。这是四季轮回的必然过程，也是大自然奏响的岁月篇章。

漫步在这林间小径，阶下石板缝里的蟋蟀在窸窣窣地鸣叫。回想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耳边还尽是知了拼命嘶叫的聒噪声，而此时它们已经不知所踪。脚下成片的小雏菊精神抖擞地开着，红的，黄的，紫的，白的，它们在秋的怀抱里，轻轻摇曳。

抬头望向天空，湛蓝的天空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点缀着棉花糖似的朵朵白云。成群结队的鸟儿在枝头肆意徜徉，扑腾着翅膀飞来飞去，快乐地叫着。偶尔还能看见一群大雁排成“一”字形或“人”字形，飞向南方。它们的身影渐行渐远，不知道它们是更留恋故土还是更期待远方。

放眼望向那池塘，荷花已然枯萎，只剩下些许残枝败叶漂浮在水上，还有那一个个已经枯黄却还硬挺支撑着的莲蓬。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，随着水波的荡漾忽明忽暗。这独特的景致和光影，成了中国水墨画家笔下最喜欢描绘的秋天景象。

满目秋色入画中，我在这片树林中流连忘返，认真地享受着秋天带来的独特视觉惊喜，贪婪地吮吸着秋的气息。即便夕阳染红了西边天际，我也久久不愿离去。

母亲的披肩

■邹娟娟

外出旅游时，我买了一条枣红色的方巾送给母亲。她很喜欢，直接披在肩头，用手机连拍了好几张照片。

其实，节俭的母亲拥有很多丝巾、围巾、头巾。拉开卧室的衣柜门，里面挂的，板上叠的，角落塞的，零零碎碎，有很多条。当我们习惯定期给她添置衣物时，她总说，衣柜塞不下，不能再买了。我劝她把不穿不用的收拾出来，打包扔掉，可她舍不得。

衣物如此，配饰更甚。我和小弟从前的围巾也都在母亲的衣柜里。再翻出来看，那围巾不过手掌宽，加上样式老、表面起毛、不保暖、无美感，我们早已不戴了。

可是，母亲却把这些当成宝贝，说是我们童年的见证，欣然将它围在外套毛领的外面，里面再系丝巾。每到穿羽绒服时，她就这么打扮，领口处，里里外外，重重叠叠。外出怕冷了，她还要加头巾和帽子。所以，母亲每走段远路，总是气喘吁吁的模样。在饭店包间吃饭，她脱衣穿衣的时间也比别人长。

随着年岁增长，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剪了短发，身体发胖，腰背渐佝偻。再围那么多围巾，她整个人像堆在衣物里。于是，我偷偷将衣柜里那些不实用的衣物配饰全部处理了，只留下了羊毛围巾和柔滑的丝巾。

衣柜杆上重新放衣架，那条枣红色的方巾赫然在目，平整洁净，和初买时一样。大红的围巾是母亲前年过生日时置办的，她散开着围了一道。黄底白花的丝巾完全扯开，有桌面大。母亲对折成角，直接披在肩上。浅绿带绣花的丝巾是母亲的最爱，过年过节时系成小小的一束，似一朵娟秀的绿花镶在衣物上……轻抚着，回忆着，仿佛看

我爱我家

到了岁月深处绽放的点点花朵。

母亲总认为衣架似乎少了些什么。她说自己的编织手艺没丢，打算两年内给全家每人织一条厚实的披肩。她说到做到，趁着闲时就开工了。买线、起针、勾图……步骤清晰，针线紧密、颜色亮眼。等成品拿到手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母亲竟然在每条披肩上都绣了我们各自的小名。

这披肩一定花了母亲很多时间和心思吧！我想象着母亲织披肩的样子：她倚靠在床前，目光温柔，任双针在手指间上下交错，时而比对图案，放松线团，拉紧针头。一针一线中融入了无尽的爱意。

这些披肩多是暖色调。想来，母亲是希望我们在寒凉的日子也能生出暖意。我小心地将披肩摆放在衣帽间，在肩背疼痛时，在颈椎难受时，在每一个严冬来临时，毫不犹豫地紧紧地将它围在身上。我相信，这条披肩会伴我们度过漫长的岁月，在光阴流转中一直醒目耀眼。



花开诗旅

甜蜜

■黄红彦



我爱吃柿饼
娘在堂屋门前种了一棵柿子树
九月里，柿子由青变红
我暗暗欢喜
算计着柿子熟透的日子

娘摘下先熟的几个
向邻里询问制作的方法
刮皮，浸泡，串起，晾晒
她每天都在细心观察
柿子的微妙变化

“柿饼晒好了，快回来吃吧！”
电话那头
娘的声音比我还欢喜

那时
一串串柿饼挂满娘的院子
那是娘给予的甜蜜

【提醒】

一场淅淅沥沥的寒雨后，树叶飘落，天儿就越发凉起来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换季，妈妈就会在某个清晨，特意地提醒我戴好围巾、穿上秋裤。我嘴上拒绝着，却似乎不好和妈妈“对着干”，只好磨磨蹭蹭地穿上，还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出了门，一股冷风吹来，我才突然发现妈妈的提醒是多么重要。

——刘云燕

【秋的盛宴】

走进秋天，就像走进了油画中，让人眼花缭乱。秋天，处处皆是美景。蔚蓝的天空明亮清澈，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。那山间的红叶、山下的清溪、头顶的白云，让这日渐浓郁的秋意，更多了一些美感。秋的风姿、秋的色彩，点染出了多娇的江山画卷。让我们共赴一场秋的盛宴，感受秋韵味和秋的情怀。

——黄延滔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桂花情缘】

母亲爱花，尤爱桂花。儿时，我家平房门口东侧有一棵桂花树，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，桂树枝干高大粗壮，长势喜人。远远望去，桂树像一把张开的绿色大伞。每到秋天，那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之间。繁花压枝低，馥郁而闪烁，让清幽的秋日变得明媚灿烂起来。一阵秋风吹来，桂花落下，像下起了纷纷扬扬的桂花雨。

——陈俊伟